

非卖品

随「步步惊心」赠送

桐华◎著

# 步步惊心

缘起  
BUBU  
JINGXIN





#### 内容简介：

一脚踏空的少女，穿越千年的时空，从繁华都市的深圳来到风云诡变的宫廷。正处于争位时候的阿哥们，款款深情的目光后，带着探究、带着诱惑也带着几分真真假假的心疼。她努力地想避开这历史的洪流，但那一双双幽暗深邃的眼睛却将拉住……

#### 网友热评：

一个卑微的女子，在不见天日的宫廷之内，在萧墙祸患的夹缝之中，压抑着自己的情爱，摒弃了自己的本性，只为了活着，只为了不因自己的行为累及家人，而在明知道历史结局的情况下，为了那仅有的一点点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希望苦苦挣扎！若曦，这小女子，让我的心，除了痛！还是痛！

——冰蛇

喜欢你的书名，《步步惊心》：一步一惊心的人生，一步一痛心的爱情。

——晴儿

此文不是用华丽的语言来堆砌情爱，而是用一点点的平实事件来展现爱情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的确很难。因为这要求作者本身一定是一个丰富的人，有很多故事的人，只用心中拥有很多故事才能讲出一个好故事。

——暝色

若曦心中有的不仅仅像大多数言情女主角一样的爱情——这倒和生活中的我们很像，不仅为爱情而活着，还有执着、还有理念，还有很多很多……那些此爱与彼爱不同时的无奈，那些相爱和相悖的苦闷，那些因为太在乎完美而生出的思前想后、患得患失，让若曦的心更成熟、更真实。

——jeni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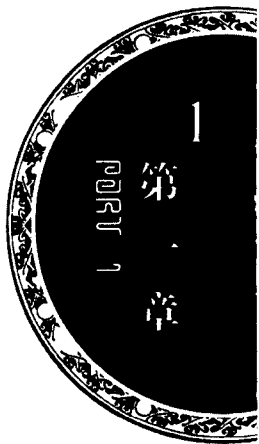
桐华◎著

无论在哪个时空，都会有一段爱情，让你为之感动……



歩々舞心

二〇〇六・三・青島発行



正是盛夏时节。不比初春时的一片新绿，知道好日子才开始，所以明亮快活，眼前的绿是沉甸甸的，许是因为我知道绚烂已到了尽头，以后的日子只有每况愈下。

已是在古代的第十个日子，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——只等我醒来就发现仍然有一堆的财务报告等着自己，而不是在康熙四十三年；我仍然是芳龄二十五的单身白领，而不是这个还未满十四岁的满族少女。

十天前，我换灯泡时从梯子上摔下来，醒时已经躺在清朝康熙年间有名的八贝勒爷家床上了。据丫鬟说，我是从阁楼的楼梯上摔了下来，然后昏迷了一天一夜。而对我醒后一切都忘记了“病情”，大夫说是惊吓过度，只要好好调养，慢慢就能恢复。

“二小姐，我们回去吧，虽说已经过了正午，可这会儿地上的热气才最毒，您身体还没完全好呢。”姐姐的陪嫁丫鬟巧慧在一旁劝道。“好，姐姐的经也该念完了。”我转身随巧慧离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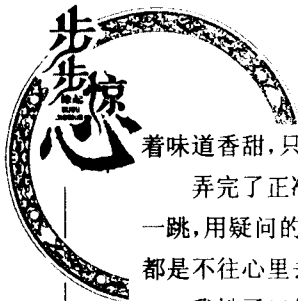
我现在姓马尔泰，叫若曦。而这个白得的姐姐叫若兰，是清朝历史上颇有点儿名气的廉亲王八阿哥允禩的侧福晋，不过现在八阿哥还未封王，只是个多罗贝勒，而且也无需避讳雍正的名字，所以应该叫胤祺。

姐姐的性格说好听是温婉贤淑，说难听了是懦弱不争，一天里总要花掉半天来念经。我猜恐怕是不受宠，至少我在这里的十天，八阿哥从未来过。不过从这十天来看，她对我这个妹妹却是极好的，从饮食到衣着，事无巨细，唯恐我不舒服。

我心里叹了口气，如果我不能回去，那在这个时空也只有她可以依靠了。可想着未来八阿哥的下场，又觉得她也是靠不住的。不过，那毕竟是很多年后的事情，现在也顾不上。

回到屋中时，姐姐果然已经念完了经，正坐在桌旁吃点心，见我进屋，她带点儿嗔怪地说：“也不怕热气打了头。”我上前侧坐在她身旁笑着道：“哪有那么金贵呢？再说，我这么出去转了转，反倒觉得身子轻快了许多。”她看了看我的脸色道：“看上去气色是好了些，不过现在太阳正毒，可别再出去了。”我随口应了一声：“知道了。”

冬云端了盆子过来半跪着服侍我洗手，我暗笑着想，知道是知道了，照不照做下次再说。巧慧拿手巾替我擦干手，又挑了点儿琥珀色的膏脂出来给我抹手。我闻



着味道香甜，只是不知是什么做的。

弄完了正准备挑几块点心吃，突然觉得奇怪，抬头看，姐姐一直盯着我呢，我心一跳，用疑问的眼神看回去。她又突然笑了：“你呀，以前是个泼皮的性子，阿玛的话都是不往心里去的，摔了一跤倒把人给摔得温顺知礼了。”

我松了口气，边低头去看点心边笑问：“难不成姐姐倒希望我一直做泼皮？”姐姐挑了块我爱吃的芙蓉糕递给我，道：“再过半年就要去选秀女，也该有点儿规矩了，哪能一直混吃胡闹呢？”

一口芙蓉糕一下卡在喉咙里，我大声地咳嗽起来，姐姐忙递了水过来，巧慧帮我拍背。我连着灌好了几口水，才缓过劲来，装作若无其事地问姐姐：“上次听姐姐说，阿玛在西北驻守，我三个月前才到这里，难道是因为选秀女的原因，阿玛才把我送过来的？”

“是啊，阿玛说额娘去世得早，你又不肯听姨娘的话，越管越乱。想着你倒还肯听我几句，所以送来，让我先教教你规矩。”

这几天我早上吃了饭就去遛圈子，晚上吃了饭又去遛圈子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出来的锻炼方法。虽说简单，但效果很是不错，越来越觉得这个身体像是自己的了，不像初醒来的那几天，总是觉得力不从心。

我也曾用言语诱使巧慧领我到真若曦摔落的阁楼，立在楼上，几次都有冲动跳下去，也许再一睁眼就回到二十一世纪了。可更怕现代没回去，反倒落下残疾或摔成傻子，毕竟这种事情不可能那么容易就一而再地发生，不然历史不早就乱套了？顺其自然吧。

巧慧陪我遛完一大圈子，两人都有些累，假山背后正好有块略微平整的石头，巧慧铺好帕子让我坐下，我拖她坐到旁边。太阳刚下山，石头还是温的，微风吹在脸上，带着点儿凉意，分外舒服。我半仰脸，看着头顶的天空，天色渐黑，蓝色开始转暗但仍然晶莹剔透，看上去是那么低，好似一伸手就能碰到它。我暗叹，这的确是古代，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唯一一次看到类似的天空是在灵山上。

正在感慨，听到巧慧说：“二小姐，你的确是变了呢。”这句话这几天姐姐老说，我也由开始的紧张到现在的不太在意，仍旧看着天空问：“哪里变了？”巧慧道：“你以前哪能这么安静，总是不停地说、不停地动，老爷说你是头‘野马驹子’。摔了之前，你常劝主子少念经，我们还庆幸着终于有个人劝劝了，可现在你也不提了。”

我侧头看向巧慧，她却一碰到我的目光就把头低了下去。我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姐姐现在这样很好。”巧慧低着头，声音略带着颤音道：“很好？都五年了，别人后进门的都已经有了。”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她解释，难道告诉她八阿哥将来下场凄凉，现在越亲近，将来越受伤？我叹了口气：“远离了那些事情对姐姐未尝不是件好事，姐姐现在心境平和，知足常乐。我看不出来哪里不好。”

巧慧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看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，最后侧过了头道：“可是府里的那些人……”我打断她的话道：“抬头看看天空，看看这么美丽的天空，你会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忘了的。”她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愣愣地抬头看了下天，又看了看我，还想说什么。我半仰着头看着天一动不动，她终于把话咽了回去，也随我呆呆地看着天空。

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从假山侧面转出两个人来。领先的身材较矮，略微有点儿胖，大笑着对后面一个说：“这小丫头有意思。十三四岁的小姑娘，怎么说起话来竟像已经历世情的人，不合年龄的老成。”巧慧一看来人，立即站起请安：“九阿哥，十阿哥吉祥！”从到这里以来我还没见过外人，一时愣在那里，看到巧慧请安才突然反应过来，也急忙躬身请安。心里却直为刚才的话打鼓，我又忘了我现在的年龄是十三岁，而非二十五岁了。

前面笑着的那个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摸着下巴上下打量我，我心想这个应该是十阿哥，侧后站着的那个身板格外挺直的，应该是九阿哥。

九阿哥平平地说了声：“起吧。”

我和巧慧直起身子。我一边心里想着，原来我首次见到的竟是传说中的草包和毒蛇，一边琢磨刚才的话有哪句不妥当。想来我也没说什么不敬的话，即使被他们听去了，应该也没什么吧？

十阿哥笑问：“你是马尔泰家的？”我道：“是。”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，九阿哥催道：“走吧，八哥还等着呢。”十阿哥一拍脑袋，急忙从我们身边走过，大嚷着：“是啊，我一看热闹就把正事给忘了。走，走，走！”

我抬头看着他俩的背影，一边想着刚才十阿哥的样子，感叹道：古人诚不我欺，真是有点儿像草包，不禁笑起来，笑容刚展开，正对上十阿哥回转的脸，表情一下子有些僵。

往回走时，巧慧一直不说话，不知道是被刚才的事情吓着了，还是对我不满。我也一直在回想着，如果我那少得可怜的历史知识属实，十阿哥的肠子可没有几道弯，只怕刚才的事情他肯定会告诉八阿哥的。至于八阿哥会有什么反应，我完全不知，那只能先给姐姐说一声，虽不至于有什么大事情，但有个准备总是好的。

心里拿定了主意，也快到了，我放慢了脚步道：“我总是希望姐姐过得好的，放心吧。”说完也没管巧慧什么反应就快步进了屋子。

姐姐正侧卧在榻上，小丫头跪在脚踏上给她捶腿，我做个噤声的手势，找了正对着姐姐的椅子坐下。要搁到现在，恐怕追姐姐的人排不成一个营也肯定有一个连。下巴尖尖，我见犹怜，肤色尤其好，细白嫩滑，在灯下看来更是晶莹。

姐姐睁开眼睛，看我正在打量她，便让丫鬟扶起来，靠着垫子坐好，笑问：“你现在是越发安静了，回来了也不说话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”我也笑着道：“姐姐若不好看，这好看的人只怕也不多了。”丫头端了水给姐姐，我看姐姐轻抿了两口，就递回



给丫头，又半眯着了。

我淡淡道：“刚才在园子里碰到九阿哥和十阿哥了。”姐姐等了一会儿见我没有下文，睁眼看了看我，对旁边的丫头道：“你们都下去给姑娘准备沐浴用的东西。”等丫头们都退了下去，我站起，走到她身边坐下，把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。

姐姐听完也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侧边的美人屏风发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叹道：“妹妹，你真长大了。”她替我理了一下耳边的乱发，温柔地看着我说，“你现在不像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，倒是好像一跤摔大了十岁。”

我心想，的确是摔大了。

那日过后，我想着虽没说什么越矩的话，可心里还是担着一层心事。不过三天过去，见没什么动静，这心就渐渐放回平处去了。只是告诫自己，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。姐姐并不受宠，我不能再给她惹麻烦。

中午睡起午觉，去给姐姐请安，看周围的丫头仆妇都一脸喜气，姐姐脸上反是淡淡的，不禁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姐姐没有接话，笑了一下，但笑容还未展开就又收了回去，涩涩的。巧慧倒是开心地回道：“爷身边的小厮刚过来传话，说爷晚上过来用膳。”

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好沉默地坐着。姐姐看我不说话，许是以为我害怕，就微笑着说：“没什么紧要的事情。”又转向冬云吩咐，“回头给小姐打扮妥当了，晚上虽是平常的家宴，可今儿是姑娘头回见爷，礼数是断断不能缺的。”

古代的梳头、画眉、穿衣，这些我是一点儿不会，只好由着丫头们张罗，我乖乖地做木偶人就好了。心里却一刻不曾闲，我想着以前看过的清宫戏中，这位八王爷可一直是雍正的死对头。能让雍正视作对手，恨得寝食难安的，也肯定不是一般人。心里倒开始企盼晚上，觉得像是去见偶像，而且是面对面的私下会晤。

我在凳子上扭了扭，穿成这样实在是遭罪。晚膳的时间早过了，可八阿哥却迟迟不来，刚开始的那股子新鲜劲儿也渐渐消失，越发坐不住。站起来，从丫头手里抢过扇子，一阵猛扇。

姐姐皱眉道：“哪就那么热了？”我一边扇着扇子，一边道：“要是再不来，我就回去换衣服，真是活受罪。”话音还未落，就看见帘子挑了起来，三人鱼贯而入，走在前面的二十二三岁，身材颀长，着月白色长袍，腰间系着碧色腰带，上悬着同色玉佩。面如美玉，目如朗星。我暗赞，这八阿哥长得虽有点儿阴柔，但仍然是个美男子。

他看见我，眼里几丝惊诧，神情微怔，瞬即恢复如常，嘴边噙着笑转开了视线看向姐姐。此时满屋子的丫头仆妇都已经俯下了身子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也忙俯下身子。唉，我好像还未习惯这拜来拜去的规矩。

他微笑着扶起姐姐，说了声：“都起吧。”然后柔声对姐姐道，“有点儿事情耽搁



了，回头我和九弟、十弟还有事情商议，就一块儿过来了。因是一时起意，所以也没有通知你。”姐姐笑了笑：“这也不是什么打紧的事情。”

八阿哥、九阿哥和十阿哥都坐定后，丫头服侍着擦脸、洗手。姐姐转身出去吩咐外面的太监传膳。我在旁边站着，心里想，姐姐啊，你怎么把我给忘了呢？九阿哥面面无表情，十阿哥还是那一副痞子样，自打进门，就时不时地瞄我一眼。八阿哥嘴角带笑，好像是有点儿累了，微眯着眼。

姐姐转身进来，微笑着道：“可以用膳了。”八阿哥点点头，这才睁开眼睛，看着我笑问：“这是若曦吧？前段日子听说你身子不大好，现在可好些了？”我回道：“好得差不多了。”八阿哥又笑着道：“你身子刚好，别站着了，坐吧。”我看了姐姐一眼，见她没什么反应，就坐了下来。

席间八阿哥时不时和姐姐说笑几句，九阿哥默默地吃着，反倒是十阿哥，许是我和他恰好坐了个斜对面，他边吃饭，边笑咪咪地看着我，一副胃口极好的样子。本来就因为天热没什么胃口，他又这么瞅个不停，我是越发地难以下咽。心想，我对他而言算不算是“秀色开胃菜”？

我偷看了一圈，见没人注意，立即抬眼狠狠盯了回去，十阿哥正边吃边瞅得开心，冷不防被我这一盯，立即愣住，筷子含在嘴里，竟忘了拿出来。我盯了几秒钟，看着他那个傻样又觉得可笑，抿嘴笑了一下，复低头去吃饭。

低头时眼神不经意一扫，发现姐姐，八阿哥和九阿哥都看着我。我心一跳，再不敢抬头，快吃了两口，可一下子又呛住，侧着身子，扶着桌沿一边捂着嘴咳，一边对姐姐摇手表示没事。听到十阿哥大笑，可我是再不敢去看他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漱口，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。

离湖不远的大树下，我背靠大树正在读宋词。昨天我特地和姐姐要了宋词，因为以前偏爱宋词背了不少，两相映照读就能认识不少繁体字。想想我在现代也是苦读十六年书，自认为也算是知识女性，可到了这里，变成了半文盲。

前日，因平时负责书信往来的太监不在，我就自告奋勇给姐姐读信，可一封信读下来竟有一小半不认识。在我什么、什么的声音中，信还没读完，姐姐已笑软在榻上：“你说要读信，我以为几年不见，倒是长进了。没想到，的确是长进了一点儿，会用‘什么’代替不认识的字了。”姐姐笑得太厉害，短短一句话，断断续续说了半天才说完。我又羞又恼呆在原地，当即决定，要摘掉“文盲”的帽子，坚决做个知识女性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自嘲地笑笑，幸亏是落在这具小姐身体里，吃穿不愁，否则只怕要生生饿死我这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扛的人了。眼角一扫看见草从里几只蚂蚁，突然想起小时候掏蚂蚁洞的事情，不禁来了兴致，在这具小身体里，我好像有点儿返老还童。拿小树枝挡着蚂蚁不肯让它走，走两步，就被我拨了回去，走两步，又被我拨回去。



正在偷笑，忽听耳边传来他人的呼吸声，一侧头，看见十阿哥蹲在我旁边也在看蚂蚁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再看旁边还有一双靴子，顺着靴子往上看，正对上八阿哥似笑非笑的眼睛，赶忙站起请安。十阿哥从地上站起，一副慵懒的样子，笑着对八阿哥道：“看这鬼丫头的样子，我还当什么好东西呢，看来我是太看得起她了。”我心想，让你看得起也不见得是荣幸。

八阿哥笑问：“读宋词呢？”我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书，道：“是。”十阿哥插嘴道：“在看蚂蚁呢，摆了个读书的样子给人看罢了。”我侧头看着他，也不过十七八的样子，在我面前倒成了大爷，回道：“你不知道‘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’吗？我看的是蚂蚁，可又不是蚂蚁。”他有点儿愣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看向八阿哥。

八阿哥点头笑道：“老十，你可要好好读书了。”又笑问我，“你看佛经？”我忙答道：“只是听姐姐念多了而已。”他笑了笑，转身望着湖边，过了一会儿道：“念得是多。”我琢磨了下，看他仍然是脸带笑意，辨不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只能淡淡回道：“求的只是心平气和。”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笑看着湖面。旁边的十阿哥等了半天，插不上话，好像有些无趣，过去捡起地上的书问：“这些你都认识？”我看着他挑衅的目光很想说“都认识”，可事实搁在那里，只好说：“是它们认识我，我不认识它们，不过我们正在彼此熟悉中。”他又是一阵暴笑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十阿哥那副痞子样就有点儿暴躁，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经大脑的。

八阿哥笑问：“那你如何让自己认得它们呢？”我想了想道：“自己猜。”十阿哥大笑：“这也行？那我们都不用请先生了，全自己猜就行了。”八阿哥笑着摇摇头说了声：“走吧。”十阿哥忙把书扔还给我，追了上去，刚走了几步，又转身问我：“我们去别院遛马，你去不去？”

我一听大是心动，自从来了这里还没出过院门呢。颇有点儿谄媚地跑上前去，问道：“我这样能去吗？还有我姐姐那里怎么说？”他道：“这有什么不能去的，给你找匹温顺小马，让小厮牵着就行了。至于你姐姐那里，关我什么事？”我看他又摆起谱来了，有心想吡儿他几句，可是又惦念着这难得的出门机会，只好……忍……

看他走得倒是不快，可我也要小跑着才能跟上，我装作突然想出个好主意的样子道：“八贝勒爷说的话，姐姐准是听的。”他看了我一眼道：“那你就去和八哥说吧。”我觉得自己能听见自己磨牙的声音，怎么老十是个顺竿子往上爬的主呢？恼道：“是你请的我，你要负责到底，要不我就不去了！”他斜睨了我一眼，一副你爱去不去的样子。我转身就往回走，他连忙拉住我说：“得，得，我去说，行了吧？”

我这才笑着甩掉他的手，跟着他疾步快走。到了门口，小厮们迎上来说，马车已经备好。八阿哥不说话，首先上了马车，十阿哥也纵身跳上车。跪在地上给我作脚踏子的小厮不过十二三岁，一脸稚气。盯着他的背，我这脚是怎么也不愿踏上去。

十阿哥在车厢里嚷嚷：“磨蹭什么呢？”八阿哥正好坐在对侧面，笑了一下，把手

伸过来，我松了口气，让小厮让开，拉着八阿哥的手就着力，爬上了车。十阿哥一边嚷着：“真麻烦。”一边往里挪了挪，示意我坐他旁边。

我趴在窗口，一直往外看，街上人熙来攘往，店铺林立。马车过处，人们都主动往两旁让路，所以人虽多，但马车的速度却不算很慢。我看着外面“咦”了一声，可转念一想又明白了，只是摇了摇头。

十阿哥探出窗户，头向后张望了一会儿，又缩回来，纳闷地问我：“你刚才看见什么了？”我一愣，复又笑着道：“看着什么不告诉你。”说完又看向窗外。他愤愤地瞅了我一眼，不理我，可过了会儿究竟是没忍住，问道：“你刚才究竟咦什么？”我转回头，目视前方，不理他。十阿哥推了推我，我道：“告诉你可以，不过你也得给我点儿好处才行。”他惊叫：“问问你看到什么而已，还要给你好处？”

“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是我看见的有趣的玩意，你要听当然要给点儿好处，难道你听说书的时候都是不付钱的吗？”我说完，又掀开帘子向外看。过了一小会儿，感觉手里多了样东西，一看是张银票，他道：“可以讲了吧？”我愤愤地哼了一声，把票子扔回给他。

“那你到底要什么？”

我笑了起来，心想逗着你玩的，还真不知道要什么。突然想起《倚天屠龙记》，便说道：“我这会子也想不起来要什么，这样吧，你以后答应我一个要求就行了。”看他想张嘴，我又接着说，“绝对不会是什么你做不到的事情。再说，你一个阿哥答应我一个丫头的要求，又有什么难的呢？”

他有点儿不甘，不过终于笑着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我拍了拍手笑道：“你记好了，我可是有证人的。”上车后，八阿哥就一直闭目养神，这会儿听到我的话，睁开眼睛，看了十阿哥一眼，又笑看着我道：“记住了，可以说了。”

“嗯，嗯……”我清了清嗓子道，“街上人很多，可马车行得很平稳，看见的路人都老远就让开了，可我们并没有表明贝勒爷坐在里面，我当时有点儿疑惑这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就咦了一声。”

“那你摇头呢？”十阿哥问。我道：“后来我又想，这样的马车，绝非一般人能坐的。这又是在天子脚下，升斗小民也是多有见识的，所以即使不知道究竟坐着什么人，可让道总是没有错的。至于说摇头，只是因为我想到自己成了狐狸而已。”

“狐狸？”十阿哥疑惑地看着我，又转头看向八阿哥，八阿哥笑着道：“狐假虎威。”十阿哥反应过来，刚要笑，又顿住，嚷道：“就这样呀，这就换了我一个要求。”

我看着他懊恼的样子，实在忍不住，低头笑起来，一抬头看见八阿哥也正看着老十在笑。只不过这次的笑和以往好像很不同，我盯着他思索，哪里不一样呢？八阿哥一侧眸，正好对上我带着探究的目光，我们俩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，最后还是我有些抵挡不住，低下了头。我心想，果然厉害，不愧是玩心眼长大的人，想当年我盯着我们班男生看的时候，无人敢正面迎我锋芒。

我坐在桌前临帖，唉，我的毛笔字不提也罢，现在那是我心头一痛。这几日已经不知道被十阿哥嘲笑多少次了。我也由刚开始的脸红到现在的坦然受之。

那日骑马玩得十足开心。十阿哥就不用说了，为“满人马背上得天下”做了现场演示，就连略显单薄的八阿哥也是身手矫健。我在马上坐了一会儿，觉得坐在马上还不如坐到草地上去，就索性坐在草地上远看着他们。回来的路上，十阿哥还嘲笑我说，像是汉人的小姐。我心想，本来就是汉人的小姐。

回来后，虽因为八阿哥派小厮事先打过招呼，姐姐没说什么，可脸色还是不好看。不过因为玩得开心，我觉得还是值得。

从那日后，十阿哥隔三差五地总会来看看我，有一日我问他“杳兒”怎么写，他回答不上来，我们互相嘲笑对方几次，只好作罢。这段时日若说我有大的收获，那就是我和十阿哥的“争吵友谊”飞速发展。借用巧慧的话说：“十爷是隔几日不被小姐吡儿几句，心里就窝得慌。”

我窃笑，他一个小屁孩和我斗？不过这么一来二去，我觉得他已经不是那个我心中的草包了，也许胸无城府、文墨不通、莽撞冲动，有时还不讲道理……可他倒更像我在现代的朋友，我不用来揣度他心底的意思，可以直接地把喜怒哀乐表现出来。

我又写了几个字，觉得再难集中精神，也就索性搁了笔。透过珠帘我隐约看到姐姐正在听一个小太监说什么，然后挥了挥手，小太监就下去了。我走出去，让丫头给我端茶过来，姐姐对我说：“晚上贝勒爷要过来一块用膳。”我喝了口茶，问：“十阿哥也过来吗？”姐姐道：“不知道，说不准的事情。”她突然定了一下，吩咐丫头们都下去，坐到我旁边。

我觉得架势不对，可又猜不出她想说什么，只好沉默着。姐姐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我终于忍不住，问道：“姐姐，我们姐妹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吗？”姐姐点点头，像是下定决心，问：“你对十阿哥有意思吗？”

“啊？”我有点儿惊，忙道，“这什么和什么呀？我们只是玩得来而已。”姐姐看我脸上的神色不是装出来的，松了口气道：“没有就好。”紧接着严肃地说，“咱们满人虽没有汉人那么多规矩，可你到底是姑娘，分寸要把握好。”我有点儿气又有点儿

笑，说了几句话，玩了幾次，而且还都是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，怎么就会有“事情”了？

八阿哥来时，我和巧慧正在院子里踢毽子，我已经踢了四十下。我现在的最高记录就是四十，想着要冲破记录，所以明看见了他，但仍装作没有看见继续踢，巧慧和别的仆妇要请安，八阿哥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大家只好都呆愣着看我踢毽子。

四十五，四十六，四十七……唉，我终是受不了这诡异的气氛，停了下来。装作刚发现八阿哥的样子，慌忙请安，这时一院子的仆妇丫鬟们才纷纷请安。八阿哥取笑地看着我赞道：“踢得不错。”我笑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心里想，虚伪！这里的丫鬟个个都踢得很好，他们好像全身上下到处都能踢毽子，而我只会用右脚踢，这也能算好？仆妇们挑起帘子，八阿哥率先进去，我随后跟着进去，还不忘转头对巧慧说了声：“记住了，四十七下。”

我在屋中站定后，发现自己正对着八阿哥，姐姐在低头帮他挽着袖子。我四周看看，不知道该干什么，只好看着姐姐和他。姐姐挽好袖子一抬头看我正盯着他们，脸一红道：“杵在那里干什么？”我这才觉得是有些不太对，脸有些烧，讪讪地转过头：“就是不知道干什么，才杵在这里的。”八阿哥笑道：“这么多椅子，你不知该做什么？”我心想，这是赐座了，忙找了把椅子坐下。姐姐道：“你也擦洗一下，准备用膳。”

吃过饭，漱完口，撤了桌子，丫鬟们又端了茶上来。我想着上次八阿哥虽来用了膳，可很快就走了，看他这次不急不忙的样子，今晚怕是要歇在这里了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听到八阿哥道：“再过几日就是十第十七岁的生辰，因不是什么大生日，宫里大概也就随便意思一下。我们哥几个却想借这个机会私底下好好热闹热闹。十弟还未有自己的府邸，所以我琢磨着就在咱这儿办。”

姐姐想了一下道：“我没有操办这个的经验，不如问问嫡福晋的意思。”八阿哥喝了口茶道：“她现在身子不方便，再说这也是十弟自己的意思。”姐姐看了我一眼道：“那就我来办了。”

“既是私底下，你也不要太大压力，大家只是找个地方热闹一下而已。”姐姐问：“太子爷来吗？”八阿哥缓缓道：“帖子肯定是下的，来不来说不准。”姐姐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姐姐垂目不语，八阿哥看着前方也不说话。我端起茶盅要喝水，却发现已经喝完，只得又放下，丫鬟上来添水，我摆了摆手，她又退下去。我觉得气氛越来越怪，只好站起身，干巴巴地说：“贝勒爷若没有什么事情吩咐，若曦先行告退。”

八阿哥刚抬手，姐姐忙道：“这么早就睡吗？”我笑回：“不睡，回去临帖。”姐姐又道：“这才吃了饭多大会儿就临帖，回头胃疼。”我心想，反正就是现在不能走，只好干笑两声，复又坐下。招了招手让丫鬟添水。八阿哥嘴角含笑看着我们。我琢磨不出来他是否不悦，只好放弃。



沉默，沉默，一直沉默。我修身养性的功夫不能和他二人相比，实在无法忍受。我站起道：“我们下棋吧。”姐姐摇头说：“不会。”我又看向八阿哥，八阿哥点点头对旁边儿的丫鬟道：“拿围棋。”我忙叫道：“我不会下围棋，我们下象棋吧。”八阿哥却摇头说：“不会！”

“啊……”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又坐回椅子上。

是沉默，又是沉默，还是沉默！跳棋、军棋、扑克、官兵捉贼……我发现我想的已经应对不了现在的状况了，于是赶快扯回了思绪，对八阿哥道：“我们下围棋吧。”八阿哥问：“你不是不会下吗？”我问：“不能学吗？”他想了想，嘴角的那丝笑容最终变成了一个笑脸，道：“那好。”我有些恍惚，想起那次在马车上的笑眸。然后突然明白，原来当时觉得不同是因为眼睛，上次他的眼睛也在笑。平时他的笑从未进到过眼睛里。

八阿哥粗粗地讲了规则，说边下边学。我执黑，他让我四子。姐姐侧坐在我身边。我本来有意让姐姐多学一点儿，可看她不是很有兴趣的样子，只好作罢。一会儿的工夫，棋盘已经是大半片白色山河。

我心里有点儿郁闷：“贝勒爷也不让让我？”八阿哥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让你？”我哭丧着脸道：“让了都这样，这要不让……”他问：“还继续下吗？”我说：“下。”既然已经输了，只能尽量争取少输一点儿。腹中只能割舍，让白子吃吧。守着两个角，绞尽脑汁，拼命地想着当年的一些残存印象。最后不知道是我想出来的方法真起了作用，还是他让了我，反正我的两个角是做活了。

八阿哥看着棋盘问：“你学过下围棋？”我道：“看别人下过，知道一点点。怎么样？”他戏谑地看着我说：“不怎么样，不过知道壮士断腕，不做无谓纠缠，也不错了。”我笑了一下没再说话，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心想八阿哥今天肯定要歇在这里的，于是站起道：“若曦告退。”八阿哥点点头，姐姐吩咐丫鬟们准备淋浴用品。我做了个福，就退了出来。

甜美一觉，待我睁眼时，天已大亮。想着贝勒爷应该已经上朝去了，叫丫头服侍着洗漱。弄妥当后，去给姐姐请安。

进屋时，看见姐姐正望着窗外发呆。我挨着坐下，想着昨晚的事情，也是闷闷地。静了一会儿，姐姐头也没回，问道：“想什么呢？”我往她身边挤了挤，挽着她的膀子反问道：“姐姐在想什么？”她不吭声，只看着窗外，过了会儿才说：“没想什么。”一时两人都沉默不语，我脸挨着姐姐的肩，也看向窗外。

一座精巧的亭子坐落在小山坡上，三面都是翠竹，另一面连着长廊弯下了山坡。背向长廊，面朝修竹，我一手支着头斜坐在亭中的石凳上，一手拿着卷宋词。一阕词没有读完，人已经痴了。

重来阖门万事非，同来何事不同归？

梧桐半死清霜后，头白鸳鸯失伴飞。

原上草，露初晞。旧栖新垅两依依……

突然，手中的书被夺走，一个欢快的声音嚷道：“看什么呢？人来了，都不知道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从石凳上跳起，见十阿哥正看着我。他捉弄我成功，正在开心，可见到我眼中含泪，脸带愁苦，又有几分惊怕，本来的欢快表情僵在脸上。他身旁站着九阿哥和另一位年纪不大的俊朗少年也都有些愕然。

我俯下身子请安，顺便调整了一下表情。再抬起头已是一脸淡然。

十阿哥还傻在那里，九阿哥愕然的神色却已褪去，对我说：“这是十四爷。”我想着，十四爷啊！一直想见的人物。可现在时候不对，实在高兴不起来。一时大家都无语。

我看十阿哥已经缓过劲来了，就问：“十阿哥怎么在这里？”他道：“我们去见八哥，老远看你坐在这里一动不动的，就弯过来，看你干什么呢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看了看我脸色，问，“是谁给你气受了吗？”我淡然一笑道：“我姐姐可是这府里的侧福晋，你看谁能给我气受？”

他用卷着的书拍了拍旁边的石桌，刚想张口，九阿哥道：“走吧，八哥要等急了。”十阿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把书放在桌上，阴沉着脸从我身旁走过，九阿哥转身随着十阿哥沿长廊而下。十四阿哥却笑嘻嘻地走到桌边瞥了眼桌上的书，冷不丁问了句：“多大了？”我疑惑地回道：“十三了。”他笑着点下头，转身离开。我等了等，看他们走远了，捡起桌上的书也往回走。

昨天巧慧的话却仍然在脑海里回旋不去：“主子出嫁前和老爷手下一个军士很是要好。他虽是个汉人，但马术极好，主子的马术就是他教的，在整个军营都是有名的。后来，主子却嫁了贝勒爷。初嫁贝勒爷时，主子虽说不怎么笑，但别的都正常。三个月后，还怀了小阿哥。可没想到紧接着就从北边传来消息，说那个军士死了。当时主子就晕了过去，强撑了几天，终是病倒了，孩子也没了，后来病虽好了，可身子却一直很弱。从那后，主子就每日诵经，平常待人越发冷淡。嫡福晋虽说比主子晚进门两年，可现在已经怀上了小阿哥，主子却仍然……”

当时我还气问：“起先姐姐就没有求过阿玛吗？”巧慧苦笑着回答：“怎么没有？可老爷说，做梦都不要再想了，她是定给了阿哥的，再胡想大家都不用活了。”我又问：“这事情，贝勒爷知道吗？”巧慧道：“不知道，老爷当时处理得极为隐秘，府里头也只有老爷、主子和我知道。”我却想起了前几日在湖边时八阿哥的表情，觉得只怕阿玛和巧慧都错了。

虽说心里苦闷，但日子总是一日日过的。这几日姐姐很是操劳，贝勒爷说不用太紧张，可毕竟十几个阿哥，再加上皇太子，哪能不紧张？我帮不上什么忙，反倒很



是轻闲，因为心里烦，哪也不愿去，整天窝在屋中胡思乱想。

叹一回姐姐，想一回自己，选秀女前面又是一条什么路等着我？我虽知道历史的大走向，可个人的命运却操纵在他人手里，自己一点儿也把握不了……

冬云端了一碗银耳汤进来，笑着道：“病的时候，整日往外跑，叫都叫不住。现在身体好了，反倒整天赖在床上。”我起来，坐到桌边，端起汤就喝，不是说把悲伤埋在食物中吗？冬云一面看着我喝汤，一面道：“明天就是十阿哥的生辰了，小姐备了礼没有？”

我一下子停住，心想，怎么忘了这个茬儿了？心里开始琢磨，送什么呢？姐姐看我苦恼的样子笑道：“已经替你备好了。”我心想，那怎么能算呢？不过有事情琢磨还是好的，至少我不那么烦了，而且开始期待明天的盛宴。想想，多少个历史上的有名人物啊，而且齐聚一堂！

12

第二日，早早爬起，吩咐冬云一定要把我装扮得能有多漂亮就多漂亮。然后衣服、首饰，一套套一件件地看又一套套一件件地否决。屋子里床上桌子上摊满了。姐姐说我疯了，我心想如果不这么没心没肺的，只怕就真要疯了。

姐姐吃过午膳就去忙了。我和冬云从清晨折腾到下午，全身“美丽工程”才总算搞定。冬云对我连眼睫毛、眼线这些地方都不放过，已经快要抓狂。因为以前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化淡妆，和当年我那一大包化妆工具来比，这里实在是太小儿科了。不过经过我不懈的沟通说明，冬云的巧手装扮，再加上这个若曦本就是个小美人，一个宜古宜今的宫装丽人出现了。

巧慧看到我，都呆了，好一会儿才叹道：“二小姐真好看。”我温婉含蓄，含羞带怯地低头一笑，巧慧大叫道：“天哪！小姐，这是你吗？”我又抬起头，向她眨眨眼睛，笑问：“你说呢？”巧慧笑道：“现在是了。”

日渐西沉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姐姐派来接我们的太监正好到了。于是，前有太监领路，后有两个丫鬟相伴，我一路袅袅婷婷地行去。

已经立秋，白天虽还有些热，傍晚却很凉爽。姐姐挑了湖边的一块空地举行晚宴。戏台子就搭在湖上，湖边正好种了几株金银桂，微风从湖面吹来时，浮动若有若无的暗香。

我到时，姐姐正坐在湖边阁楼里看戏牌，抬头看见我时竟也愣了很久，不说话只用眼睛上下打量我，最后笑叹道：“竟比那画上的人还美。”我笑道：“姐姐这是夸我，还是夸自己？我们可是有六分相像呢。”姐姐笑骂：“贫嘴。”

我问：“人还没有到吗？”姐姐道：“头先小厮来说，爷和九阿哥他们一道过来，这会子应该快到了。”话音还未落，就远远看见一队人行来，姐姐忙站起身，走出阁楼，在前面候着，我也跟着站在她身后。



姐姐一面看着前边一面对我道：“旁边你没见过的两位是十一阿哥和十二阿哥。”正说着，一队人已经到了，姐姐上前请安，我也随后跟着，起身时，看见八贝勒、九阿哥、十阿哥都已愣住，反倒是以前没见过的十一阿哥和十二阿哥，虽多看了两眼但面色如常。

大家走进阁楼各自坐定，我站在姐姐身边，八阿哥笑着道：“今儿晚上就图个乐子，没有那么多规矩，坐着吧。”我这才在姐姐身后坐了下来。十一阿哥笑着道：“上次喝酒，十三弟逃了，这次可不能放了他。”十阿哥兴奋地接道：“等的就是他。”八阿哥笑道：“你可喝不过那个‘拼命十三郎’。”大家都哄笑起来。

姐姐笑听了一会儿，看到小太监在外面伸脖子向里看，站起来道：“女眷到了，我去安排一下。”领着我出了阁楼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只听到身后十阿哥的嚷嚷声和一屋子的笑声，心中满是感叹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地跟着、傻乐。

南北两个阁楼，南边的是备给贝勒阿哥休息用的，北边的是女眷休息的地方。姐姐让巧慧陪我去北边先歇着，待会儿看戏时再来叫我。

我和巧慧进了阁楼，里面两个十四五岁的秀丽女孩正在笑谈，听到声音都住嘴抬头看向我们，其中穿湖绿宫装的女孩看是我，先是惊愕地打量了我一番，然后撇撇嘴瞪了我一眼，把头转回去了。巧慧上前请安，她也不理，自顾说话，倒是旁边的小姑娘有点儿过意不去地道：“免了。”

我心想，这是什么时候结的官司？上二楼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，我问巧慧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巧慧委屈地小声道：“二小姐结的梁子，倒霉的却是我。郭络罗明玉，人称明玉格格，是嫡福晋的妹子。”

我心里想了想大概有些明白。以前的若曦行事无法无天，只怕是因为觉得自己姐姐不受宠，找了对方的茬子。可对方的额娘是和硕公主——顺治堂兄安亲王岳乐的女儿、康熙的堂妹，阿玛是明尚额驸，姐姐又是嫡福晋，岂能让若曦讨了便宜？

巧慧在耳边小声道：“小姐从楼上摔下来时，只有她在场，她说是小姐自己脚滑摔下来的。我们私下里想肯定和她脱不了干系。”我点点头，以后只要她不犯我，我绝不去再招惹她。

我一面让巧慧取了些点心来吃，一面向窗外打量，看到太监小厮们围着三个人向南阁行去，其中一个正是俊朗的十四阿哥。走在旁边的一个和他个头差不多，一身宝蓝袍子，眉目英挺，但又比十四阿哥多了两分不羁，我猜大概是十三阿哥。那领头走着的身穿藏青长袍，脸色虽略微苍白，但眉目冷峻，我想这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四阿哥。我站起来，从窗户使劲探出去，想把未来的雍正看得更清楚一些。

八阿哥迎了出来，向四阿哥请安，然后侧身让四阿哥先行。落在后面的十四阿哥，突然停下，抬头看过来，十三阿哥也随着他的目光看过来，然后就看到抓住窗